令彝銘文集釋與補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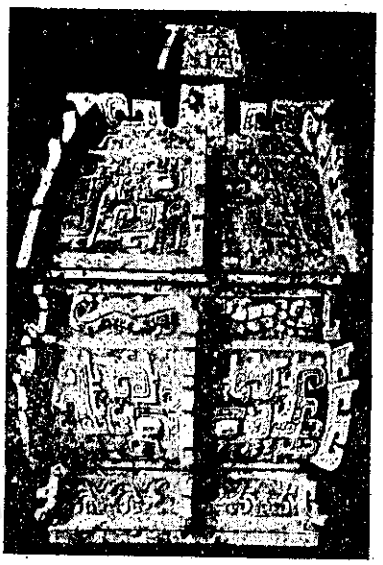
葉達雄

令彝相傳於一九二九年洛陽馬坡出土，器高三四點一；口十七點七乘十九點三；底十五點七乘十八點二厘米。（見圖）器、蓋銘文相同，只是行款稍不同而已。器、蓋銘文均爲十四行一八七個字（包括兩個重文）。[1]

令彝出土以來，對其銘文提出專論而加以解說的學者不少，也各有所長，但是未能獲得一致的地方也不少。本文謹就這些地方提出討論，希冀能使**令彝**銘文文理兼順，從而說明其在西周史上的重要性。



令彝器文



令　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

1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二)，19令方彝，考古學報四十四年第二期。本文所引用之陳氏**令彝**銘解釋均依此，不另加註。



令　　彝　　蓋　　銘

隸釋

隹八月辰在甲申王令周公子明保
尹三事四方受卿旋寮丁亥令矢告
于周公宮公令徂同卿旋寮隹十
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徂令舍
三事令眾卿旋寮眾諸尹眾里
君眾百工眾諸侯侯田男舍四方令既
咸令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宮乙酉用

臺灣大學各期期刊資料庫

牲羽康宮咸既用牲羽王明公歸自
王明公錫亢師鬯金小牛曰用禘錫令鬯
金小牛曰用禘迺令曰今我唯令汝二人亢
眾矢爽眚右羽乃寮以乃友事乍册令
敢朙明公尹厥宣用乍父丁寶障
彝敢追明公賞羽父丁用光父丁
鳥册

句讀

隹八月辰在甲申，王令周公子明保，（釋1）
尹三事、四方，受卿旋寮。（釋2）丁亥，令矢告
羽周公宮，（釋3）公令徂同卿旋寮。（釋4）隹十
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羽成周，（釋5）徂令，舍
三事令眾卿旋寮眾諸尹眾里
君眾百工眾諸侯——侯、田、男；舍四方令；（釋6）既
咸令。甲申，明公用牲羽京宮；乙酉，用
牲羽康宮；（釋7）咸既，用牲羽王，（釋8）明公歸自
王。明公錫亢師鬯金小牛，曰用禘；（釋9）錫令鬯
金小牛，曰用禘；迺令曰：今我唯令汝二人亢
眾矢爽眚右羽乃寮以乃友事。（釋10）乍册令
敢朙明公尹厥宣，（釋11）用乍父丁寶障
彝，敢追明公賞羽父丁，用光父丁。（釋12）
鳥册。

一、解　釋

1.王令周公明保

令，命也；保，卽保。關於周公子明保，自來解銘文者，議論紛紜，有說是指周公本人，因爲周公名旦，旦有明意，所以明保是字；有說是指周公的兒子，指周公的兒子的，又有伯禽，君陳，茅公，祭公辛伯與周平公等五說；有說是指周公的孫子祭公謀父；有說是指周公的後裔；莫衷一是。現在將各說分別介紹於下：

(1)指周公本人的，有周同、貝塚茂樹等二氏。

周氏說：

「周公子明保」不能解作「周公的兒子明保」，很明顯的原因是如果明保是伯禽，他和周公的父子關係，天下皆知，無此必要，在銘文中也無此例。這不是兩個人，實際是「周公子明保」，「周公」是尊稱，「子明保」也是尊稱，前後一人，「周」是姓氏，而「明保」是字。周公名旦字明保，正好是名字相應，說文，「旦，明也」是現成的說明。[2]

貝塚茂樹氏說：

著者想提出這樣的解釋：不把「周公子明保」讀作「周公之子明保」而讀作「周之公子明保」。周之公子就是周公，就是經典史書的周公旦。旦其名，以名字相應，旦明是熟語，將明作爲字而引伸爲明保。[3]

(2)指周公之子的，有下面五說：

A.伯禽說。此說以郭鼎堂氏爲主。**郭氏**云：

周公卽周公旦、明保乃魯公伯禽也。此器上偁明保下偁明公，知明保卽是明公。下明公毀上偁明公下偁魯侯，知明公卽是魯侯、周公之子而爲魯侯者伯禽也。得此知伯禽乃字、保乃名，明者蓋對魯以前之食邑，猶康叔封衞以前偁康侯也。[4]

B.君陳說。此說以陳夢家氏爲主。陳氏云：

此周公子明保乃周次公子君陳，見**漢書古今人表**。**禮記坊記**鄭玄注云：『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禮記檀弓**正義引鄭玄詩譜曰：『周公封魯，……元子世之，其次子亦守世采地，在王官』。正義因謂君陳卽公之次子。**尙書序曰**：『周公旣歿，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東郊卽東土，由**費誓序**可知。

君陳應是此器的明保，其理由如下：(1)君陳是周公次子，而此器明保是周公子。(2)**尙書序**說君陳分正東郊成周，而此器明保於成周尹三事四方，**爾雅釋言**：『尹，正也』。(3)君陳之『君』猶君奭之『君』乃是保或大保之官。君奭稱召公爲保爲君，**顧命**稱召公爲大保；此器稱明保爲保爲公爲公尹，而**乍冊大鼎**有『皇天尹大保』之稱，是尹之爲保亦猶君之爲保。君陳，明保其官

---

2 周同 **令彝考釋中的幾個問題**，歷史研究一九五九年四期六一～六四頁。本文引用周氏之說均依**金文詁林**所引。此處引自**金文詁林**卷七頁四三四二～四三四三。

3 貝塚茂樹 **中國古代史學の發展**第一部第一章，**金文學の發展** 頁一四六云：著者は「周公子明保」を「周公の子なる明保」と讀まず「周の公子なる明保」と讀み、周の公子は卽ち周公であり、經典史書の周公旦その人であり、旦がその名であるに對して名字相應で旦明と熟せられる明をもって字として明保と云はれたとの解釋を提出したい。（弘文堂書房、昭和四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新裝版）。

4 郭鼎堂 **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頁六。（下簡稱大系）

職是君、尹、保，明是其封邑，公是其尊稱。此器稱君陳爲『明公尹』猶**頌命**稱**君夷**爲『召大保夷』，金文之稱『公大保』。是君陳乃周公之次子，傳受『周公』的爵位，世守周的采地，爲王官。惟此器作時，周公尚在，故稱明公。(4)**說文**『田，陳也』，**詩東山釋文**『古田、陳音同』。小臣傳旨曰『王才鎬京命師田父殷成周年』，**乍册翻卣**曰：『隹明保殷成周年』(善118)師田父恐卽是明保。

C.茅公說。此說以黃公渚氏爲主。黃氏云：

考周書爲成周保釐大臣者有二，一爲君陳，一爲畢公，並見書序，此云周公子，必非畢公，**禮記坊記鄭注**：『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說殊有見，然亦不能以他書證明之，今得此器，鄭說驗矣，惟不曰君陳而曰明保，後又稱明公，則明又爲其所封國，按：**左僖二十四年傳**「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是周公子有封邑者，伯禽外，尚有六人，余謂此明字，乃茅之叚，茅明雙聲，**爾雅釋言**「茅明也」卽以雙聲爲訓，**左定四年傳**「越在草茅」釋文茅本作莽」茅可讀爲莽，故亦可讀爲明，**杜注**高平昌邑縣西有茅鄉，**前漢地理志**，屬山陽郡，按在山東金鄉縣西北，其稱明保者，保蓋太保，官名，明其所封國也，書曰君陳者，舉其名，此曰明保，曰明公者，舉其封邑與官爵耳。5

D.祭公辛伯說。此說以吳其昌氏爲主。

吳氏云：知此銘之『周公子明保』爲一人之名，與矢彝矢殷同時所鑄諸器，或同記伐楚事，或同記周公事。……故知此『周公子明保』者，乃合『周公』『明公』『公太保』『太保』四者而兼綜之稱也。其爲何人，今雖無從質言，然知其爲周公旦之子，魯公禽之弟也……故知此『周公子』，卽周公旦之子，雖史記索隱有『代爲周公』說，則本人亦可稱周公；然此處旣稱『周公子』，則明非本人之稱矣。……是周公旦之諸子中，有一人曾隨昭王征楚，亦可證也。而今本僞竹書紀年云『祭公辛伯從昭王伐楚』。則其關鍵見矣。……祭公辛伯爲周公旦之子、事昭王以伐楚；而此周公子明保亦爲周公旦之子，事昭王以伐楚者；此其消息不難窺見矣。6

E.周平公說。此說以馬叙倫氏爲主。馬氏云：

倫檢**竹書紀年**、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鄭玄**坊記注**以君陳爲周公之子，伯禽之弟；沈約據以注**紀年**，謂周平公卽君陳。徐靖亦主其說，謂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5 **黃公渚** 周秦金石文選評注，頁一〇七～一〇九，矢令彝。學海出版社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6 **吳其昌** 矢彝考釋，燕京學報第九期，頁一六六～一七三二。本文引用吳氏之說均依此，不另加註。

都蓋『東郊』之僞，卽書叙之君陳分正東郊也。董豐垣則辯君陳非周公子。倫謂陳逢衡謂『東都卽成周，與洛邑爲二地』，則君陳自正東郊，周平公自治東都，卽治成周也。成王十一年，周公旦未薨，而書周平公者，蓋追記之辭。惟既曰周平公，必是繼周公旦之封者，而**紀年**於成王八年，記命魯侯禽父齊侯伋遷庶殷於魯，則平公非伯禽而爲其弟明矣。平公旣嗣周公者，則此稱周公子，蓋卽其人。[7]

(3)指周公之孫，祭公謀父說。此說以唐蘭氏爲主，唐氏云：

『周公子明保』者，周公之子明保也。善齋所藏，又有作册卣銘云：『唯明保殷成周年』，與此蓋一人。此銘下文稱明公，然則本名是明，其爲太保時，稱曰明保，爲尹時，稱曰明公也。（**作册矢令殷**之公尹伯丁父，亦稱丁公，與此同。）明當是周公旦之子，故後文云：『命矢告于周公宮』也。周公旦之子，得逮昭王者，**周書祭公解**記穆王稱祭公謀父爲祖祭公，則謀父實周公旦之孫，康王之兄弟行，而當穆王時也；可與此銘互證。[8]

(4)指周公之後說。此說以羅振玉氏爲主，羅氏云：

周公者、周公旦之後，世爲王卿士者，（史記魯周公世家索隱，周公元子就封於魯，次子留相王室，代爲周公。）子明保，猶洛誥言明保予沖子，多方言大不克明保享于民、命周公子明保、蓋命周公掌邦治。[9]

案，**書洛誥**：『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很顯然地，明保是作動詞連用。[10]明保之下有『予沖子』作爲受詞。而令彝之『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之明保，很明顯，是作名詞用，因爲明保之下無受詞，在本句裏，『周公子明保』是令的受詞，而尹三事四方是補語。同時，『周公子明保』是尹的主詞尹是動詞，『三事四方』是尹的受詞。因此，羅氏把『周公子明保』之明保釋爲洛誥裏的明保，當動詞用是不確的。令彝下文又有稱『明公』，所以『明保』應是明公，如果明保是周公的字的話，則下文不應稱明公而應稱周公，無論在金文裏或在史籍裏均稱周公而無稱明公的，而且同一銘文裏有周公又有明公，很顯然，周公與明公應該是兩個人，所以周氏與貝塚氏之說也不確。所以『王令周公子明保』應該解作『王命令周公的兒子明保』才是。郭氏將明保釋作伯禽而引用**明公殷**以證成其說。**明公殷云**：『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東或，才口。魯侯又口工，用乍鬱彝』。上稱明公下稱魯

7 馬叙倫 **令矢彝**，**周學季刊**第四卷第一期，頁一五～二〇。本文所引馬氏之說均依此，不另加註。

8 唐蘭 **作册令尊及作册令彝銘考釋**，**國學季刊**第四卷第一期，頁二一～二九。

9 羅振玉 **支那學**五卷三期，頁一五五～一五九。本文所引羅氏之言，均依此文，不另加註。

10 周法高 **金文零釋**，頁一五八～一七〇 **明保予沖子辨**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三十四。

侯，很顯然地是兩個人，如果是一個人的話，又何必出現兩個名稱。況且『周王命令明公派遣三族』，明公可以親去又可以派人領導，無論親自率領或派人率領前去攻打東方，魯侯伯禽前來慰勞。所以郭說亦是有問題的。[11] 黃氏認爲明、茅雙聲可以爲訓，但未舉例說明在古籍裏有明、茅互用的，所以此說亦不足取。唐氏將明保釋作周公之孫祭公謀父，這是拘於時代的關係，因爲他將此器置於昭王時期，但是令彝銘文明明說是『周公子明保』而不是『周公孫明保』，所以唐說亦不足取。吳氏之說，亦是拘於時代的關係，而且祭公是就封於祭，何則又稱爲明公？至於馬氏引**竹書紀年**之所說而認爲明保卽周平公，此亦有可商榷的地方，因爲**竹書紀年**晚出，又無他書可資佐證。因此君陳說實較有據。但是個人以爲『明保』之明爲封地，而保是其名而非官職。傳世有明我壺，明我鼎，[12] 明是姓氏或方名。故明保卽明公保，猶如召公奭、康叔封，奭、封均是名，而召、康均是封地一樣。

2.尹三事、四方，受卿旅寮

尹，官之長，宦之正也，猶如左傳定公四年『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矣』之尹。此處當做動詞用，意卽君臨之君。三事，一般釋爲司徒、司馬、司空。而郭氏以爲卽尚書立政之準、夫、牧。郭氏云：

> 『三事』當卽書立政『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之準、夫、牧。夫乃吏之壞字，卽上文之『庀乃事（吏）、庀乃牧、庀乃準』也。事吏古本一字，吏殆事務官，準乃政務官，牧則地方官也。其在立政，於『三事』之下分擧細目，概括內外服無遺；其在本銘，於『舍三事令』下亦列擧卿事寮、諸尹、里君、百工、諸侯，雖詳略各殊，而內含則一。故三事乃泛指百官而言，猶言三種官吏，奮解爲司徒、司馬、司空者，失之。[13]

受，說文：『相付也』，卽授。古文受授同字，有承受之意，猶如**詩經商頌長發**『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之受。白川靜氏云：『受、授。……授命授職之意』。[14] 卿旅寮，卽卿事寮。旅，事金文寫法雖然不同，但意思相同。卿事寮，羅氏云：『卿事、卽卿士，詩小雅皇父篇，謂卿士兼擅羣職，蓋冢宰也，同官曰僚、卿士寮，蓋謂三事及亞旅諸臣，皆統於卿士』。吳其昌氏讚成羅氏之解卿事卽卿士，但不讚成其卿士卽冢宰之說，而引用**儀禮，喪服**『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之鄭注：『士，卿士也』說：『是鄭明明以「卿士」爲衆士之衆稱』。按吳說甚有可取，因爲

---

11 白川靜　金文通釋卷一上，頁二七六～三〇三，令彝。

12 明我壺見攈古錄金文卷一之二，頁八十二。明我鼎　三代吉金文存㈠卷二，頁四十二甲面。

13 見註4。

14 見註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卿事寮卽卿士寮，可見卿士非只一人而已。

3.令矢告于周公宮

令矢，一般都釋『王命矢』，而白川氏釋爲『明保命矢』，周公宮，羅、唐、吳、白川諸氏均釋爲『周公廟』，宮卽廟，故言此時周公已去世。而陳、郭二氏認爲宮卽居住之處，故周公宮卽周公居住的地方，故言此時周公還在。

案，由令彝銘文之上下文來看，令矢，應該是王令矢。如果說是『明保令矢』的話，銘文當會明言，所以令矢的主詞，還是王。由**令彝**銘文看，甲申王令周公子明保，丁亥王令矢，非常的自然而語順。宮，本來是室，是生人居住的地方，後來人死之後，以其所住之處作爲祭祀的場所而演變爲廟。所以在金文裏，宮有生人所居之稱，如**陵貯**殷云：『隹巢來飲，王令東宮追以六自之年』，又如**曶鼎**云：『曶或曰匡季告東宮』等之東宮，卽後人稱太子所居之宮，由此可知，東宮卽生人所居之宮。宮也有稱廟的，如：**十五年趙曹鼎**云：『龔王在周新宮』，龔王卽恭王，新宮卽新建之廟，亦卽穆王之廟。不過，在此應讀爲生人所居之處，因爲下文緊接著說『公令』。

4.公令，告同卿旋寮

公令，郭、陳二氏均認爲是『周公命令』，而白川氏認爲『明公命令』。依本銘來說，應該是『周公命令』較爲語順。告，唐、陳二氏釋爲『造』字，而董作賓，郭、白川三氏釋爲『出』字。郭氏云：

> 𠂤字，羅云『未詳』。案卽出字，新獲卜辭寫本第二三八片有此字作。又三八一片有字。董作賓釋出，以卜辭步或作，武或作，歬（前）或作，卸（御）或作，𨟻（逐）或作例之，確無可易。作乃從行省。卜辭出字有作者，卽此所從之右旁也。15

故告同卽出同，卽今語所說的『會同』之意。

5.明公朝至于成周

朝至，陳氏釋爲東至。氏云：

> 『朝至』之詞見於以下各篇：
>
> **召誥**　太保朝至於洛，周公朝至於洛
>
> **洛誥**　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
>
> **牧誓**　王朝至於商郊牧野
>
> 凡此洛、洛師、牧並成周由西土的周說來都屬於東國，所以朝至也者謂東至。金文朝字一旁象日出草中，一旁象水潮之形。日出東方爲朝，故朝有東義

15 郭鼎堂 令彝令殷與其它諸器物之綜合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卷一，頁四三～八一。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考工記匠人建國『以正朝夕』正義以爲『言朝夕卽東西也』，爾雅釋山『山東曰朝陽』。

案，陳氏此說，有不可解之處，如：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於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之朝，就不能解作東至之東。說文云：『朝，旦也』，爾雅釋詁：『朝，早也』，所以『朝至』應釋爲『早晨到……去』。白川氏云：『朝至與册命金文中所說的旦格是同樣的語法，都是指舉行儀禮的時刻』[16] 亦可通。

6.徂令，舍三事令眾卿事寮眾者尹眾里君眾百工眾者厌、厌、田、男，舍四方令

徂令之令，郭氏以爲是人名，這是有問題的。徂令卽出令，也就是出示王的命令。舍三事令之舍，卽佈施，發佈之意。克鼎云『王命善夫克，舍命於成周』卽是此意。

此句，吳闓生氏以眾諸侯侯田男屬上讀，謂侯田男皆三事令所及[17]。而羅氏屬下讀，謂舍三事令於內服諸臣，舍四方令於外服君長。羅氏云：

> 眾，及也。諸尹，庶尹。里君，謂卿大夫在鄉里者，酒誥作里君，字之譌也。史頌敢、友里君百生，百生卽百工，謂百官也，此言舍三事命於內服諸臣僚。侯田男侯服甸服男服也，舍四方命，謂舍王命公尹四方之命於外服君長。

楊樹達氏從羅氏之說而以吳說爲非[18]。而陳氏以爲諸侯、侯、甸、男乃指亡殷的諸侯，明公舍『三事令』及於殷之諸侯，其舍『四方令』則及於當時分封的諸侯。另外，白川氏更細加解釋，其言：

> 三事命當卽地區的中央行政官府，四方命之中，其內服主要的是行政地區內的行政諸官，外服是以成周王畿周邊的邦君諸侯爲對象。外服的庶邦君都是有獨立的，持有自己的統治組織。……內服如再細分的話，可分爲百僚庶尹等與百姓里君。百僚庶尹卽指其統治上的行政諸官。百姓里君是由被統治者的氏族自治機構所產生出來的半官方的職制。百姓是血緣的，里君是地緣的性格，恐怕是成周庶殷以血緣氏族爲單位而被分配於邑里的。百工並不是從那樣的氏族獨立出來的，而是持有職能的氏族形態。[19]

案，書經召誥云：『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20] 這是指殷之臣服於周的諸侯。又酒誥云：『王曰：「……予惟曰，汝

---

16 金文通釋卷一上，頁二九三。白川氏云：『朝至は册命金文にいう旦格と同じ語法で、何れもその儀禮の行われる時刻をいう』。

17 吳闓生　吉金文錄卷二，頁十三～十五。臺灣樂天出版社出版。民國六十年六月一日印行。

18 楊樹達　積微居金文甲文說，頁二三～二四矢令彝三跋。臺灣大通書局印行。

東海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衞；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於酒，[21] 此所說的『殷獻臣、侯、甸、男、衞』也是指殷的賢臣與諸侯。由此可知，**令彝**銘中的『舍三事令』是包括『眾卿事寮眾諸尹眾里君眾百工眾諸侯——侯、田、男』的。這些諸侯是指殷的諸侯，因此陳氏之說是可取的。至於四方令，陳氏說是當時分封的諸侯，此言甚爲曖昧。案，**召誥**云：『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庶邦冢君，猶如**牧誓之**『我友邦冢君』，是指非姬姓之諸侯國而言。

7. 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宮；乙酉，用牲于康宮

羅氏以爲京宮是鎬京之宮；康宮爲康王之廟。氏云：

> 京宮，殆鎬京之宮，告武王。康宮，殆告康王。康宮屢見古禮器，揚敢、王在周康宮、鬲攸从鼎同；君夫敢、王在康宮太室；頌敢、王在周康邵宮；寰盤、王在周康穆宮，均謂康廟。

而唐蘭氏以京宮爲祭祀太王、王季、文、武、成王之宮；康宮爲康王之宮。氏云：

> 『京宮』者，太王、王季、文、武、成王之宮也。蓋周之初也，詩云：『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又云：『篤公劉，於京斯依』，則公劉所居本名京也。及『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及姜女，聿來胥宇』而見『周原膴膴，堇荼如飴』遂築室於玆，而更號曰周。故思齊之詩云：『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正以太王初興周室，故太姜始稱周姜，而太任猶是京室之婦之舊稱也。故大明之詩云：『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嫁于京，纘女維莘』周、京對言，舊名猶未廢也。及周室既彊，曰京，曰周，並爲都邑。**皇矣**云：『依其在京』**文王有聲云**：『宅其鎬京』而下泉云；『念彼周京』又云：『念彼京，周』知京、周爲二地也。然京者，祖廟在焉，故遂稱祖廟爲京。**文王**之詩云：『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於京』謂助祭於京宮也。**呂氏春秋古樂**云：『武王卽位，

---

19 **金文通釋卷**卷一上，頁二九四～二九五。氏云：

> 三事命は地區の中央行政府に當り、四方命のうち、その內服は主として行政地區內の行政諸官，外服は成周王畿周邊の邦君諸侯を對象とする。外服の庶邦君はそれぞれ獨立的に自己の統治組織をもつており，……內服はまた細分すれば百僚庶尹以下と、百姓里君とに分たれる。百僚庶尹はその統治上の行政諸官をいい、百姓里君は被治者の氏族自治機構より生れた半官的職制であったらしい。百姓は血緣的，里君は地緣的性格をもつ名であるが、おそらく成周庶殷は血緣氏族を單位として邑里に配されていたのであろう。百工もそういう氏族から獨立したものではなく、職能的氏族の形態をとつていたものと思われる。

20 **屈萬里** **尚書釋義**，頁九一。（以下簡稱釋義）

21 釋義，頁八七。

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馘於京太室。乃命周公作爲**大武**』所謂京太室者，京宮之太室也。**下武**之詩云：『下武惟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於京。王配於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所謂三后者，京宮所祀，殆太王、王季、文王也。王配於京者，指武王也。**酒誥**云：『乃穆考文王』明王季是昭、文王是穆，今又配武王更爲昭，則必以成王爲穆，故知京宮之祀，必及成王矣。

康宮者，康王之宮也。康王爲始祖，故昭王曰昭，其廟曰康邵宮，穆王曰穆，其廟曰康穆宮。是其證也。共王更爲昭，則懿王爲穆。孝王更爲昭，則夷王爲穆。**鬲攸从鼎**有康宮徨太室，蓋夷王之廟也。厲王更爲昭則宣王爲穆。**克鐘**有康剌宮，蓋厲王之廟也。至幽王而宗周遂亡，是康宮所祀，凡有九世矣。此銘當昭王時，則所祭僅康王可知。

另外，郭鼎堂氏以爲京宮，康宮都是宗廟之名，而京，康均是懿美之辭，故反對唐氏之說。氏云：

案此說（係指唐氏之言）實巧費心思，唯惜取證未充，且包含有選擇與解釋之自由。如文王稱『穆考』乃適以穆字爲懿美之辭，與文考、烈考、皇考、帝考、顯考、昭考等同例；非謂乃京宮之穆而稱之爲穆考。昭王穆王均係生號，尤非預於生時自定當爲康宮之昭穆而號昭號穆。至如選材，則何設有『王在華宮』，利鼎有『王各般宮』、趞曹鼎之一言『王在周般宮』又其一言『王在周新宮』，師湯父鼎言『王在新宮』，師遽設言『王在周客新宮』，望設言『王在周康宮新宮』，華、般、新等無王可附麗也。曶鼎之『王在周穆王大口』，大下一字適缺，補爲室字大抵近是。然僅此一例而已。僅此一例以證其它均當爲某王之宮或室，未免有孤證單文之嫌。鬲攸从鼎之『王在周康宮，徨太室』與牧設『王在周，在師汙父宮，各大室』同例，徨字當是動詞，說文云『徐行也』，不必卽夷王，且信如唐說，宗周列王中何以康王之廟獨尊，已不可解；而準『康邵宮』『康穆宮』之例，則文、武、成之廟當稱『京文宮』『京武宮』『京成宮』，而彝銘中迄未一見。僅曶壺有『王各於成宮』以康宮在成周，而屢見『王在周康宮』知之；而如大克鼎『王在宗周，旦，王格穆廟』，依唐說當爲穆王之廟，是則穆王之廟又在宗周矣。凡此均與唐說有所抵觸。故余意京、康、華、般、邵、穆、成、剌、均以懿美之字爲宮室之名，如後世稱未央宮長楊宮武英殿文華殿之類，宮名偶與王號相同而已。**虢季子白盤**有『王各周廟宣廚』舊亦多解爲宣王之榭，實則殷世已有宣榭之名。故康宮之非康王之宮，亦猶宣廚之非宣王之榭也。

案，京在卜辭裏是地名22，在古籍裏原也是地名。大雅公劉篇詠公劉擇京地爲都，後來都會也都有稱京的，如西周武王建都於鎬，故稱鎬京，成王營建東都洛邑，故稱洛京，因此在京城裏建宮，叫京宮。所以鎬京有京宮，洛邑亦有京宮。京宮很可能是祭祀公劉或烈祖的地方。至於康宮，白川氏說，成周之康宮與宗周的康宮名同而實不同，宗周的康宮是康王之廟，而成周的康宮是另有來由的。23

8.用牲于王

王，羅氏云：『饗王也』，吳其昌氏從羅氏之說而更加引伸，認爲是對昭王行饗禮。唐蘭氏認爲王就是王城，陳夢家氏從唐氏之說。而白川氏則以爲王就是王宮，王宮亦有太室，爲祭祀之所。

案，洛誥云：『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可知成周亦有王宮，王宮有太室，故白川氏之說可取。

9.明公易亢師鬯金小牛，曰，用禘

亢師，羅氏、馬氏均釋爲太師；唐、郭二氏釋爲亢師；陳氏依說文訓爲曲脛之人，字作尢，古文尪字，音黃。白川氏從唐、郭之說。

金小牛，羅氏釋『金小』爲余，疑是金字，白川氏亦釋爲金字；吳氏以小牛勞作册之祝矢命，樂工之長太師。其云：

> 『小牛』者，前文『用牲於京宮，康宮』『用牲於王』，牲是大牛，孝經『雖日用三牲之養』，鄭注：『三牲，大牢也』，是也。既以大牛告廟饗王，故還復以小牛勞作册之祝矢命，樂工之長太師也。

案，吳氏以金小牛爲三個字是對的，但他釋小牛與大牛相對，則有可商榷之處。金小牛之金，是銅，而小牛可有二個解釋：其一爲在銅器上飾以小牛之形，周禮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鄭注：『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爲雞，鳳凰之形』。其二，卽作成小牛形狀之銅器，此種例子，在銅器裏很多。如：守宮鳥尊、象尊、虎尊等均是。24

禘，一般釋爲『禘』，從示奉。但『奉』字歷來解說者紛紜。有釋爲貢、祓、求、拜、華。25林潔明氏從其師龍宇純氏之說，以爲金文『𡍮』主要有三種用法：

---

22 見李孝定 甲骨文集釋第五，頁一八三九，京字。

23 金文通釋卷一上，頁二九七。氏云：『宗周にある康宮は康王の名義と關係あることは一應考慮すべきであると思う。ただ成周の康宮は京宮と相並ぶもので、その名義は康王とは別に由來するところがあるはずである』。又頁二九八，氏云：『もともと成周の康宮と宗周の康宮とはその名同じきもその實は同じでなく』。

24 均見容庚 商周彝器通考下，頁三六五，三六九，三七二。

25 見金文詁林卷十，頁六一二七～六一五三，『𡍮』字。

一是祭名，相當於說文之祓，金文中用爲動詞，除惡祭也；二是與勻爲對文或與祈連用，亦爲動詞；三是用同黃飾也，往往作或而不作。[26]

案，禱，在此爲祭祀之名，依龍氏之說，當是除災求福之祭。

10.酒令曰，今我唯令汝二人亢眾矢，詹右羽乃寮，以乃友事

，羅氏釋爲奭，其意未詳；郭氏釋奘，當讀爲敏；周同氏釋爲弼，卽輔弼之義；林潔明氏讀爲副；[27]楊樹達氏釋爲爽，以爲尙之假借，其意爲庶幾，氏云：

> 奘，疑是爽字。書康誥云：『爽惟天其罰殛我！』又云：『爽惟民迪吉康！』爽字皆在句首。銘文爽字在句首，與書文同。吾友曾君星笠讀尙書謂康誥之爽卽爾雅尙庶幾也之尙，乃表命令或希望之詞，其說與古文語氣最協，郅爲精審。余謂銘文之爽亦當讀爲尙，爽左右於乃寮以乃友事，言尙左右於乃寮與乃友事也。[28]

而白川氏云：

> 積微居以爲是尙之假借，……可是訓爲庶幾，由此看康誥之文亦難通。……從字形來說，爽奭較近是，都有明之義。明除有敏、勉之義外，也有輔相之義，尙書君奭『明恤臣』，孟子梁惠下『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等皆當其義。現在暫以此意解之。[29]

案，說文：『爽，明也』。孫星衍氏云：『爽者，大誥「爽邦由哲」，漢書翟義傳以爽爲勉，爽爲明，明亦勉』，[30]故白川氏之說較可取。

詹右卽左右，爲佐助之意。

11.乍册令敢朙明公尹厥宦，用乍父丁寶隣彝

明公尹厥宦之厥，羅氏釋爲人字，吳、唐二氏從之。唐氏云：『尹人者，尹氏之人』。郭、陳、白川三氏均釋爲厥。白川氏云：『厥之字形與人字的寫法相近，幾乎難以區別，從彝之器銘及尊的字形來看，還是應該釋爲厥』。[31]

宦，孫詒讓氏釋爲室字；唐氏初釋爲宁，後改爲從宀臺聲字，當讀作庸，庸，

---

26 同註25。

27 周、林二氏之說，均見金文詁林卷三下，頁二〇七七～二一〇〇，『爽』字下。

28 積微居金文甲文說，頁二二，矢令彝跋。

29 金文通釋卷一上，頁三〇二～三〇三，氏云：

積微居には尙の假借とし，……しかし庶幾と訓しては、康誥の文も通じにくいところである。……字形よりいえば爽、奭に近く、何れも明の義がある。明は敏、勉の義のほか輔相の義もあり，尙書君奭「明恤臣」、孟子梁惠下「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などがその義に當る。いましばらくその意に解しておく。

30 孫星衍 尙書今古文注疏，康誥第十五。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31 金文通釋卷一上，頁三〇四，氏云：『厥の字形が人字に近く書かれ殆んど區別しがたいが、彝の器銘及び尊銘の字形からみて、やはり厥と釋すべきであろう』。

功也，勞也，引申之當有賞賜之義。而吳、郭、白川三氏釋爲休字。郭氏云：

> 『敢揚明公尹𠂤宦，宦字以金文常例按之當休字。令𣪘亦兩見此字，一作『令敢揚皇王宦』，一作『令敢屢皇王宦』，均當是休字之義。（原注：攈古錄之三第七葉有『父丁鼎』，其銘曰：『宰𣪊𠂤父丁』。惟銘文過簡，不能有所推證。然釋爲休字亦無不可）。許書休字重文作庥，從广與從宀同意，唯下體不知所從，意者其牀若枕之象形耶？（原注：又案金文休字均從禾作『𥘅』，蓋喻人於稻草上休息也，與宿字同意，甲骨宿字有𠂤𠂤𠂤諸形，（殷虛文字類編卷七，十二葉），豐姞𣪘作𡧓，用爲夙字，蓋宿夙古通用也（羅振玉說）。囚象席形，象人於席上止宿。宦象屋下有牀榻之形，於休字從禾之意正合。[32]

故明公尹厥宦，郭氏云：

> 此當以『明公尹』爲一辭，蓋王命明公尹三事四方，故稱其號，復稱其職也。『𠂤宦』，厥休，『明公尹厥休』，明公尹之休也。[33]

案，休，有美意，爾雅釋詁：『休，美也』，詩破斧：『亦孔之休』，傳『休，美也』，左傳僖公廿八年：『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注：『休，美也』；休，有嘉意，國語楚語：『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注：『休，嘉也』；休，有福祿意，左傳襄公廿八年：『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刑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鎭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注：『休，福祿也』；休，有息意，左傳襄公廿八年：『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注：『休，息也』，說文：『休，息止也』。金文中之休字，大抵作爲賞賜解。先師魯先生曰：『休，賞賜也。說文云：「休，息止也」，息止爲人所祈求者，引申爲福祿、賞賜、嘉美之義』。[34]

12.敢追明公賞𠂤父丁、用光父丁

敢，儀禮士虞禮云：『敢用絜牲剛鬣』，注云：『敢，冒昧之辭』，疏云：『凡言敢者皆是以卑觸尊不自明之意』，故引申爲敬恭之意。

追，禮記祭統云：『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又云：『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是故，追有補意，補其不及之養以繼其未盡之孝。

---

32 見註15。

33 大系，頁一〇。

34 魯實先 周代金文疏證，虢叔旅鐘，未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光，說文云：『光，明也』，故光有照耀之意，引申爲榮、廣、深遠等意。現在譯成語體文如下：

在八月甲申這一天，周（成）王命令周公的兒子明保掌管三事，四方（也就是做三事，四方的長官）並受卿事寮的職位。丁亥這一天，周王命令矢到周公的住處去向周公報告，周公命令他會見卿事寮。十月月吉癸未這一天，明公早晨到成周去，出（王的）命令，佈達三事的命令，及卿事寮及衆官長及里君及百官及諸侯——侯、田、男；佈達四方的命令；都佈達完畢。甲申這一天，明公在京宮祭祀；乙酉這一天，在康宮祭祀；都祭祀完畢，在王宮祭祀，明公從王宮回來。明公賞賜給亢師以小牛模樣的酒器，說：以此祭祀吧；賜給令以小牛模樣的酒器，說：以此祭祀吧；又命令說：現在我命令你們二人亢及矢勤勉地輔助你們的僚屬。作册令恭敬地報答顯揚明公的賞賜，因此作父丁寶隣彝，恭敬地將明公賞賜給父丁的來追孝父丁，以光耀父丁。鳥册。

二、補　史

令彝、吳其昌、馬叔倫、唐蘭三氏認爲是昭王時代器；容庚、郭鼎堂、陳夢家三氏認爲是成王時代器，而白川靜氏認爲是康王時代器。由本文上面的解釋，個人認爲還是成王時代器較爲合理，因爲這時周公還在。

周公因爲年事已高，其留守洛邑（卽成周）的責任，就由其子明公繼任。關於周公留守洛邑的事，由洛誥的記載可以得知。洛誥說：『公！予小子其退辟於周，命公後』，又說：『王命周公後』。至於周公此時年紀已大，可以由牟陌人氏所著的周公年表中得悉。牟氏說：『成王七年，周公七十一歲，正月己巳朔，周公監成周誕文武受命自是年始，周公居成周』，雖然牟氏所說的周公年歲是否正確？另當別論，但周公此時年事已高，是毫無疑問的。

因爲明公這個人，在典籍裏並無任何記載，周公諸子中，在典籍只提到凡、蔣、邢、茅、胙、祭，與伯禽、君陳等人，並無明公。因此，引起了許多的比附，有的說是周公本人，周公名旦，字明保；有的說是伯禽；有的說是君陳，有的說是祭公辛公；有的說是周平公；有的說是茅公；更有的說是祭公謀父，凡此種種說法，均沒有非常堅強的理由來使他人信服。在金文裏，明公並不陌生，除了令彝之外，還有令尊，明公毁與作册翻卣。令尊銘文一〇行，一八七字，內容字跡與令彝大抵相同；明公毁記載周王命令明公派遣三個族去討伐東國；而作册翻卣記載明公曾於

成周舉行殷見之禮；由此可見，明公這個人在西周初期的重要性了，只可惜典籍無隻言半語與以道及。

由**令彝**銘文的記載，也可以知道西周初期官制的一些消息。**令彝**銘文記載成王命令明公管理成周的三事、四方與卿事寮。三事，一般都解釋爲司徒、司馬、司空，也就是**詩經小雅兩無正**的三事大夫，**小雅十月之交**的三有事。可是，令彝銘文裏，三事與四方對舉，可見三事是指一般的用人行政，也就是**尚書立政**裏所說的立人——準、夫、牧而言。除了成周有三事四方之外，我想衞這個地方也有，此由**酒誥**：『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衞；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於酒。……』可以推知。卿事寮，卽卿士寮，由此可知，卿士非只一人。由上面所引的**詩小雅兩無正，十月之交**之三事大夫，三有事，一般都解釋作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可見三卿應該是屬卿士寮裏面。卿士之名，在卜辭裏已有，如：『貞：卿史於寮北宗不大雨』（前4，21，7）；『辛未卜，才召亳，佳㞢，其令卿史』（綴二〇二）卿史卽卿事亦卽卿士。但職責如何，不太清楚。以卿士之名而獨攬行政大權是從厲王開始，**國語周語**說：

>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夫！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敎王，王能久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王流於彘。[35]

史景成氏說得好，氏云：

> 細究原文，厲王好利而欲專之。卒得專利之人才榮夷公。榮既稱公，其爵階當與諫厲王以衞巫止謗之邵公等。是其位已崇尊。然必册命爲卿士方得聽政，理至順然。否則何必用爲卿士後，方能爲王專利；**周本紀**則以「爲卿士用事」記此事，則更不致誤訓。既「用事」矣，因不知大難；故剝削日甚，終之厲王被逐，激起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之國變。是西周卿士秉政之始。[36]

厲王之前，另有執政大臣，而且執政大臣不只一個人而已，譬如**裘衞盉**裏所記載的就有五個人。**裘衞盉**裏銘文記載：

> 住三年三月既生霸壬寅，王𠂤旂於豐。矩白庶人取堇章於裘衞，才八十朋，卒寘，其舍田十田。矩或取赤虎兩、虢兩、犆鞞一，才廿朋，其舍田三田。

35 **國語** 周語上，頁一二～一三。九思出版社翻印。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臺一版。

36 **史景成** 六卿溯源，**大陸雜誌**第二十五卷第七期，頁一九七～二〇四。

裘衛迺彘告於白邑父、𣪘白、定白、琼白、單白；白邑父、𣪘白、定白、琼白、單白迺令參有嗣；嗣土微邑、嗣馬單旗、嗣工邑人服，眔受田：爽、邁、衛小子口，逆者其鄉。衛用乍朕文考惠孟寶般，衛其萬年永寶用。37

據報導說，裘衛盉是屬於西期中期的器物。可見西周中期還是由五大臣共同執政。

另外，令彝銘文未曾說明明公兼管太史寮的事，由此可知，太史寮是另外一個系統，可能是直屬於宗周。關於太史寮，金文裏也有所記載，譬如：毛公鼎、番生殷。毛公鼎云：『王曰，父唐、已、曰伋茲卿事寮太史寮，於父卽尹』，番生殷云：『王令虢嗣公族，卿事太史寮』，可知宗周是有卿事寮與太史寮之分的，我想成周也應該是有的，只是明公未兼領而已。

太史寮的長官太史，在西周初期地位非常崇高，這可由尚書顧命中推知。顧命說：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命册。曰……

御王册命，屈萬里氏引顧命考云：『言迎王而册命之也』38。可見王之卽位，必須經太史册命之儀禮，也由此可知，太史地位之崇高之一般了。

關於西周官制，筆者另爲專文報導，本文僅就令彝銘文所記載的，加以說明而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37 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西周銅器窖穴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五期。

38 釋義，頁一三一，『御王册命』注。